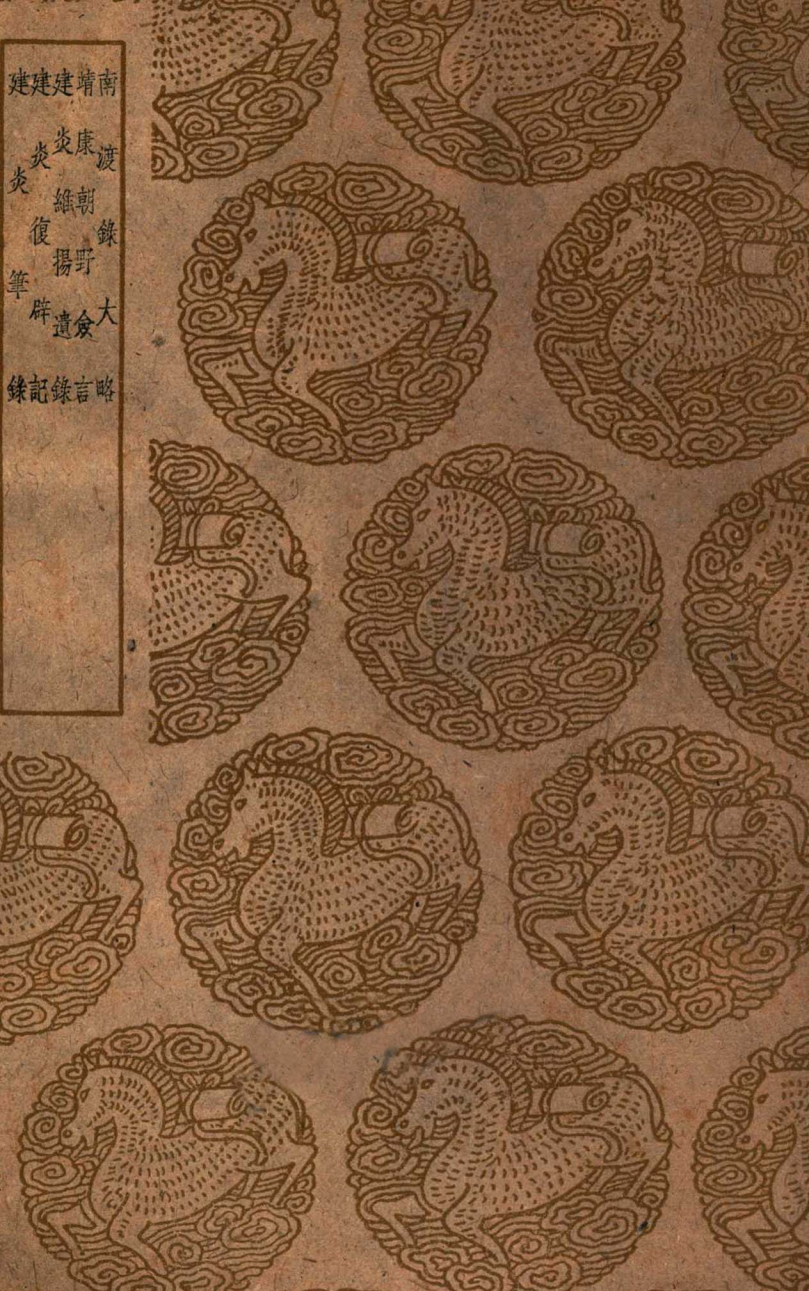


南靖建建建  
 渡康炎建  
 錄朝維炎  
 野揚復  
 大遺辟  
 略言錄  
 記錄言略





南渡錄大略

撰人 不詳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南渡大略及其他四種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 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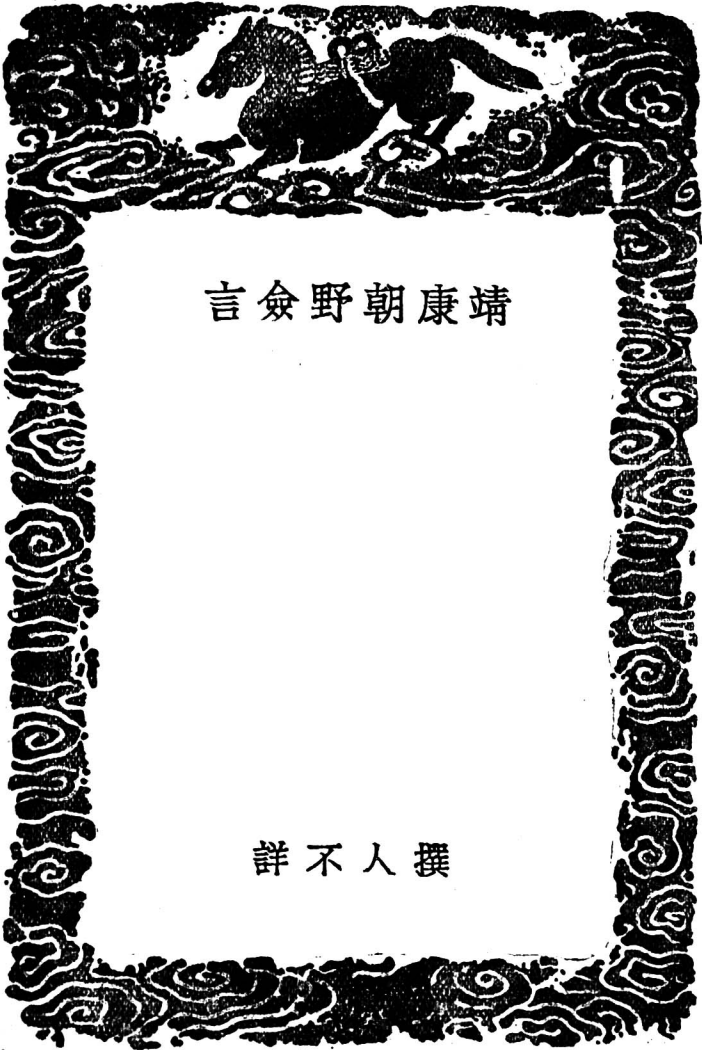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

## 南渡錄大略

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。金人圍京城。三月初三日。金人北去。十月十九日。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城。二十五日。京城陷。金人入城。粘罕遣人入城。求兩宮幸虜營議和及割地事。二年正月十一日。粘罕遣使入城。請皇帝車駕詣軍前議事。二月十一日。車駕出城幸虜營。十七日。車駕還宮。三月初三日。車駕再幸虜營。次早。帝見太上皇亦到營。初四日至十五日。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不止。十六日。粘罕命以青袍易二帝之服。以常人女衣易二后之服。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。十七日。金國以張邦昌爲帝。國號大楚。十八日。太上及帝并二后乘馬北行。二十一日。次黃河岸。二十二日。入衛州。二十七日。至泉鎮。四月初一日。過眞定府。五月二十一日。到燕京。朝金主。六月初二日。朱后死。年二十六歲。十三日。至安肅軍聽候。六月末。移居到雲州。紹興二年。鄭后崩。年五十七歲。二帝移居西均州。六年。上皇崩。時年五十四。同年。移少帝往源昌州。八年戊午。金人廢僞齊劉豫。召少帝於源昌州。十月十九日。少帝到燕京。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鴻臚府。帝移安普寺。紹興十三年。賜帝居於燕京之北。紹興十四年。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太后亮卽位。紹興十五年。徙少帝于城東玉田觀。紹興二十年。徙少帝入城。囚于左廨院。紹興二十二年春。帝崩。年六十歲。





靖康朝野僉言

撰人 不詳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 
古今說海歷代小史皆收  
有此書說海在先故據以  
排印

# 靖康朝野僉言

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。金兵至京城下。粘罕於城南青城屯兵。斡離不於城北劉家寺屯兵。環城列柵。分地爲必拔之計。

閏十一月初六日卯時。有大星東南落。流光數丈。初七日。不見斗二夜。初八日夜。遣火焚蔡京宅。火光亘天。鄰屋無所犯。明旦。士庶觀之。咸謂國家召禍造端。乃蔡爲首。宅焚無片木。而不及鄰。實本天意。

二十六日早。城南百姓相驚云。向北金兵下城。入五嶽觀醴泉觀。陳橋。南薰。封丘門皆有金人下城。殺人刼取財物。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體而走。士大夫以綺羅錦繡易貧民衲襖布袴以藏。婦女提携童稚於泥雪中走。惶急棄河者無數。自縊投井者萬餘。哭聲徹天。軍民踰城出走者十餘萬人。城外爲番兵殺死者居半。是夜。上在小殿中抱太子。內侍止三四人。餘皆遁。道君自龍德宮徒行入大內。與諸王妃主相聚哭。亦有遁於民間者。

二十八日夜。彗星見。其長亘天。二十九日。日出赤如血。

十二月初一日。帝出南薰門。初三日。見二酋。初四日。還復入南薰門。城中百姓父老捧香列拜。呼萬歲而泣涕者不知其數。

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十日。上出郊。至十五日。方見二酋。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內。時大雨雪。十餘日不止。



王宗浚自軍前傳詔云。元帥留上打毬。未得晴。俟打毬畢。卽還內。士庶聞之。各請僧道作道場祈晴。又願車駕早還大內。自諸王宗室執政侍從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。各貼黃榜。自宣德門至南薰門。羅列道場。百姓忠義之士。然頂煉臂。跪於南薰門。父老持香爐。於雪中跪拜。哭泣十餘日。百姓每日御街上候駕。時雨雪大凍。餓死者無數。

二十九日。軍前索教坊內侍等四十五人。露臺妓女千人。蔡京、童貫、王黼、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。先是。權貴歌舞及內人。自上皇禪位後。皆散去。至是。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矣。哭泣之聲。徧於閭巷。聞者不勝其哀。

二月初七日。上皇與諸王后妃以下。乘金銅車子出詣虜營。內人宦官多相攜步從。諸王三十二人。駙馬四十七人。百姓見之。咸知將欲廢立。驚憂戰慄。心膽喪亂。皆不樂生。市井小人。張目相視。色若死灰。人心大擾。留守司恐軍民亂。致金人縱兵。乃出榜曰。太上道君皇帝并妃嬪諸王。詣軍前懇元帥乞車駕還內。軍士宜各體國安業。不得亂有驚疑。見者咸知其虛誕矣。



建炎維揚遺錄

撰人 不詳

建炎雜揚遺錄

本館據學津討原  
本排印初編各叢  
書僅有此本

## 四庫全書提要

建炎維揚遺錄一卷。不著撰人名氏。記高宗建炎二年冬至次年三月事。自高宗建炎元年十月如揚州。至三年二月如杭州。此所記者。由揚入杭之事。故以維揚爲名。文獻通考云。戊申維揚錄一卷。無名氏。戊申卽建炎二年。當卽此書也。別有維揚巡幸記一卷。自二月初十日以前。與此本字句小異。而敘述盡同。惟無錫令任讜。逸其名姓。初十日以後。則至十五日而止。凡此所載。詔書悉不錄。蓋一本而傳寫互異。又有所刪竄於其間。不及此本之詳也。



## 建炎維揚遺錄

建炎戊申冬。自鄆濮相繼陷破之後。金人橫行山東。加以李成諸寇乘亂爲孽。不可悉數。黃潛善濫秉大政。汪伯彥謬居樞筦。裁處無術。探謀不明。未嘗得諸賊要領。亦恬不介意。是致胡寇奄至。無以應敵。十二月十九日。黃潛善遷左僕射。汪伯彥遷右僕射。盧益知樞密院。自是之後。宿泗間屢有警報。而諸公皆謂小盜易爲殄滅。或李成餘黨無足畏也。先此李成後軍在宿泗叛亡。成以追奔爲名。遂與俱反。朝廷遣劉光世出軍討賊。光世旣至山東。與成接戰。王師被圍。幾至敗績。統制苗傅力戰得脫。成軍遂潰。擒賊將數人。而成一軍俱走。光世歸至行在。以功加檢校少傅。而李成之釁尙未解也。及是宿泗之報。人皆指爲敗亡之餘。蕃寇知朝廷之去就。亦多僞稱李成之黨。以緩我師。而執政無知。果墮其計。二年正月三十日夜。得泗州閤僅申有三十餘騎。僞作番裝。見已殺走。乃以所得首級器具俱來。是夜朝廷薄警。內廷通夕般運。翌早駕御舟涉河。居人惶怖。罔知所爲。上卽欲南幸。時潛善力勸上。且俟探報得實渡江。上然之。少頃。又傳閤僅自反。已卽時梟首矣。僅之反也。先與蕃兵接戰不利。遂畏而叛。而蕃人聞僅之叛。乃謂罔有爲己敵。故猖狂驟至。更無持重。長驅直抵淮口。是日行在遣劉光世領兵出至淮河拒賊。人謂劉三必能了事。不期將不用命。士無鬪志。聞風遁走。無復決戰。由是維揚居民始挈老幼奔突。爭門出城。相踐以死者。不可勝計。金銀之價。長至數倍。在職百官。悉皆倉皇。無有計畫。侍從間有至堂中詢潛善。伯彥者。二人俱

對以自有措置。諸公無畏也。百官既聞此語。乃復自相慰諭。以爲知事實者。莫如宰相。今既所云如此。必未可輕動。百姓聞之。亦以爲然。及患出不虞。所以多喪家屬。自貴及賤。無不歸過潛善。怨入骨髓。皆欲與之俱亡也。是夜江都縣大火。徹旦營幕輩往往盡焚。其居廬。初二日居民般挈逃竄。行路之人摩肩疊武。二月初三日已刻。得天長報。始知蕃賊至上聞之。乃身披甲冑。匹馬出門。唯內侍五六員護聖軍。隨行者數人而已。上天性慈仁。亦未嘗呵止百姓。第與路人相先後。觀者無不駭歎。申刻渡江至京口。宿府衙。先上起維揚時。潛善伯彥尙在堂中會食。或有審其事實者。猶以前言爲對。及堂吏報急。稱駕已起矣。二人始趨出。驅馬前馳。自此官吏百姓出門致死。至於相籍。比前三日又數倍矣。將晚。蕃人至楊子橋。應係官私般載。舳艫無慮萬計。悉爲虜人所有。初四日賊至瓜洲。貴賤未渡江者。十猶五六。賊既緊迫。奔迸溺水死者。不知其幾何也。婦女被驅虜。願死不去。有虜而去者。又不知其幾何也。金帛珠玉。捐弃江岸。如堆山阜。非金人卽爲無賴輩所得。渡江之人。至有三百里得濟。初城中邊報來。奔出城者。皆以得運河舟行爲利。及賊忽至。潮不應聞。而四十里之舟船。悉盤礴泥鹵中。故賊得縱所欲。如魚鳥之在網罟。可以探手取。王侯之族。婉冶之姿。盡流異域。官府案牘。悉爲煨燼。片紙不留。上至乘輿服御。盡皆委棄。兩府侍從之家。或身死。兵刃。或父母妻子離散。兄弟不相保。自古及今。未有此境界。大卿黃諤渡江至京口。軍人呼之黃相公。在此誤國誤民。皆汝之罪。諤方辨其非是。而首已斷地。史徽范浩繼至。亦死。待制李處遜。給事中黃哲。一時被害。上平時每以北方未寧爲念。面諭潛善。欲將左藏庫金銀絹帛。旋船赴江寧府。以備不虞。聖

慮前知警懼如此。而潛善愚暗。不知事機。且曰。如此恐搖百姓。姑待之。至是星雨不存。應上卽位之後。天下奉表貢獻禮物。所積匹兩。無慮數萬計。一旦掃盡。建炎之後。所在調發人兵。及行在蒐簡軍人。精銳之衆。不下十餘萬。潛善天資強狠。傑傲日肆。蔽賢害能。未嘗禮一賢士。天下怨嗟。人莫爲用。故禍起倉卒。盡爲弃甲曳兵之人。自渡江以南。三軍怨家屬之不相保。更無親上死長之意。所思者爲亂而已。皆潛善之誤國也。于時賊至瓜洲。縱暴上聞之。卽趨丹陽晚頓。自駕起鎮江。居民奔走山谷。城中一空。無賴輩與軍人縱意劫虜。錢帛填委街衢。無敢爲主。幾至大亂。自此以後。南來之人。扶老攜幼。如蜂屯蟻散。父母兄弟。妻子多不相保。遞相哭泣。遍滿道路。聞者莫不痛心。怨憤之氣。充塞上下。初五日。駕起丹陽。至常州晚頓。百姓離丹陽。多由小路。招安人丁一箭名進者。縱所部兵。自小路肆爲劫掠。大尉王淵領兵進自毘陵。一箭聞之。欲引兵亡入山東。淵覺。遂傳語進云。兵卒劫掠。非汝之過。命招集叛亡。前會常州。進至立馬前。數其罪斬之。簽首以狗于衆。人皆惕息。初六日。駕起常州。至無錫晚頓。縣令任諱。供辦整肅。有同宿命。上再三稱獎。自駕起鎮江後。所過之地。無不殘劫。人以爲戒。率前期入山。以避其亂。凡州縣井邑之地。罔有闕戶安居者。以故軍人所過。愈肆暴戾。米鹽之類。所取之餘。則弃諸通衢。與糞壤無異。務醞傾覆滿道。汪洋可涉。每所經處。煙焰亘天。十室九空矣。獨無錫令制御有術。居民不遷。市井不變。軍人憚之。無敢爲亂。人咸稱爲賢宰。初七日。駕至平江府。府中富民私或遁去。然市井貿易如故。到此者咸有生意。上至府中。始去介冑。易黃袍。儀衛稍增。於是日下詔曰。朕以單微之質。蒙世大難。賴臣庶共戴。獲承祖宗之餘。念必宅



中經遠。均布惠澤。以慰萬邦歸往之心。故雖外迫於敵兵。誓不遽離於近甸。省刑薄斂。拊士與民。不以一毫擾郡邑。行再葺矣。輸誠盡禮。遣使相望。而敵未寢兵。選將練師。朝夕從事。而力不逮志。自聞長驅之謀。議者請適東南遠險之地。以保朕躬。朕寧不免於敵。不忍先事苟生。弃我西北之人。而遽遠引也。故出兩道之師。外爲蔽援。而嗣遣將命之臣。祈保赤子。以待敵心之易慮。則其圖康居日。可見計矣。人力雖殫。天道難度。大名、東平相繼陷失。始命將佐絕江自便。朕猶遷延不先。俟天人之我相也。迨輕騎潛行。不日遽至於近城。始挺身東行。由江渚爲暫避之計。凡乘輿服御。若帑藏之積。一切弃捐。二三大臣至不能保其家室。念雖顛沛至是。而不負中原西北之人。朕心猶庶幾焉。與其謀已忘民。患未及而去。則不得已而後動。猶愈乎。但聞官吏軍民。雖有自便之詔。多不及避。生計蕩然。或不得與其家偕來。痛切朕心。負負何極。自昔帝王脫身於皇遽之時。而立國於顛危之後。失勢於屢挫之辱。而戡難於一勝之功者。尙多有之。夫農不爲水旱輟耕。士不爲貧窮怠其道。朕能勞形克己。至死不渝。圖保生民。而不能使吾民之遽安。能側身修行。以己贖民。圖格天心。而不能保天心之必相。尙賴卿士大夫。暨爾萬方有衆。戮力一心。式孚于帝。庶迄成績。咸保康乂。朕誠切至。宜察朕心。初十日。駕方起姑蘇。晚次吳江。留丞相朱勝非。侍郎張浚。彈壓蘇城。除呂頤浩同知樞密院。充淮南兩浙經制使。十一日。次秀州。十二日。次崇德。十三日。到杭州。以府衙充行宮。以顯寧寺爲尙書省。然百司官吏隨駕至府者。十才一二。三省六房。殆百餘人耳。所以行在職事。一切未具。十四日。下詔。朕以菲躬。獲承大統。萬方請命。未能解塗炭之憂。二聖蒙塵。莫獲親晨昏之養。兵